

新詩的創作及活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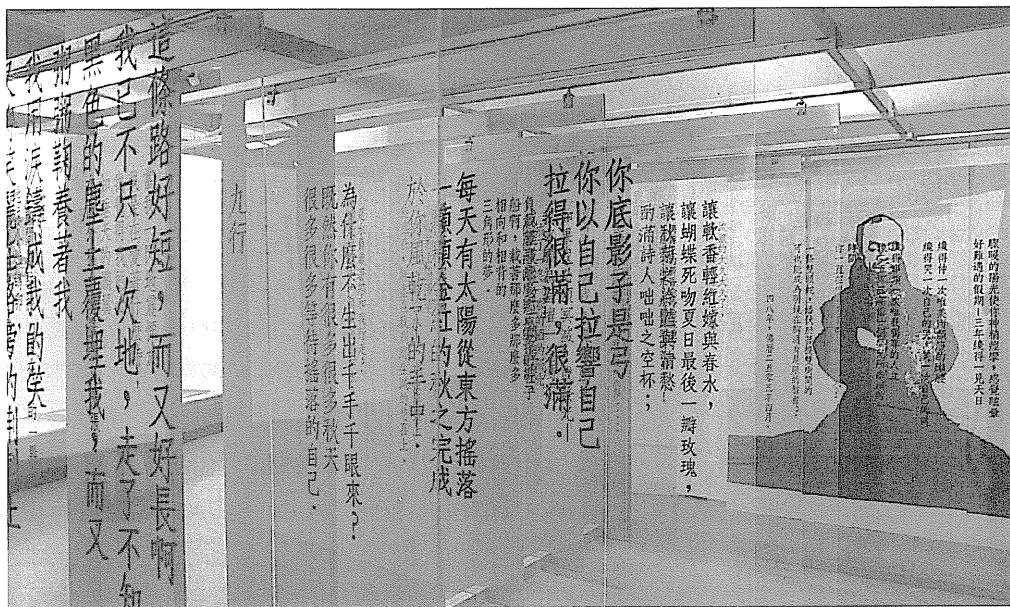
◎翁文嫻

一、詩壇大事選述

未讀資料前，還不知道原來台灣一年有那麼多的詩獎。除了兩大報系外，還有一連串的：臺南市府城文學獎、台灣省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、吳濁流新詩獎、新詩學會全國詩人節獎、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獎。林林總總，來源不一。此處想說及的，一個是極有身份、極其輝煌的「第一屆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」，在歷史博物館成禮，得獎人周夢蝶，頒獎人是李登輝總統。另一個則是極年輕的《雙子星》詩

刊的詩獎，從評審者至得獎人都是年青一代。現代詩在中華民國發展至一九九七，可說上至總統，下至學生，無不涉及，總算是推廣開來了。猶記得十月份的歷史博物館，尙為各文藝得獎人做一專題展覽。周夢蝶的詩句佈滿一排排透明壓克力板上，如輕紗薄帳，觀者穿梭其間，那些哲思或情意深濃的句子映落面間身上，人忽然若失，變成詩句的一部份。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詩之展覽，可惜展期太短，詩壇人多不及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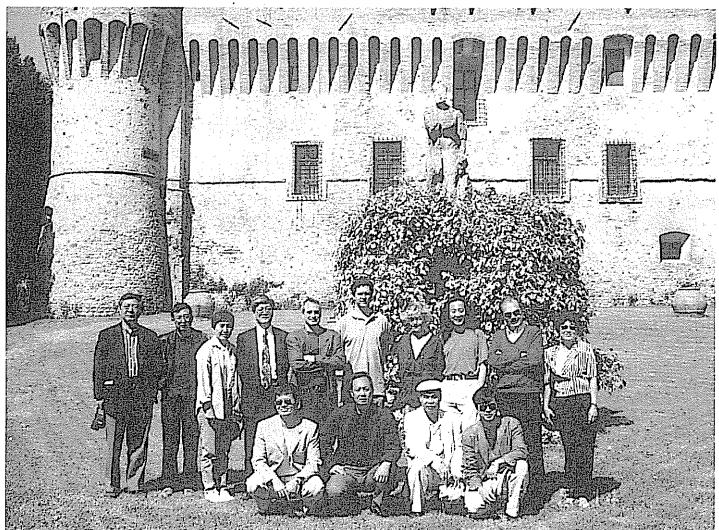
詩的廣被，總是在各個角落，不斷有



文藝獎藝術成就展
「第一屆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」於10月4日起，在國家歷史博物館展開為期九天的得獎人「藝術成就展」，此項展覽並於台中、高雄巡回展出。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）



詩人特區 由詩人楊平、管管發起的「詩人特區」，每個星期五晚上在誠品書店敦南店都有屬於詩的活動。（誠品書店提供）



台灣與歐洲當代詩人、翻譯家會談 5月10日，由文建會策劃的活動，在義大利翁比瑞亞的西維蒂拉蓉尼爾文化中心舉行，與會的詩人學者有鄭愁予、張錫、焦桐、李魁賢、許悔之等。（文建會提供）

人自發性地做。例如高雄古典詩學會，在暑假策劃小孩子學習絕句的夏令營，在西子灣泳池旁做詩，就很新穎，還舉辦了十五梯次之多。同期，在彰化有彰師大辦的「古典詩詞歌謠研習會」；在台北，又有中國文藝協會開辦為期三月的「新詩研習班」等。古與今、鄉土或前衛；台灣、大

陸與外國。不同的品味信仰，形成不同的團體，以致有形形色色之活動，構造了台灣詩壇紛繁的面貌。彰化師大國文系，每年舉辦詩的研討會，一年古典一年現代，算是學界裡最能表現台灣詩壇的消息。他們本年四月舉辦「現代詩學研討會」，主題是「詩與思想」：游喚自《易經》看現代詩的形式；潘麗珠談「禪」；翁文嫻論〈如何在詩中看見思想〉，企圖自詩語言深層結構中尋繹詩人之思；何金蘭介紹羅蘭巴特的「可讀性與可寫性」等等。顯示現代詩學的來源可以是古典中國，亦可以是西方的當代。十一月，葉嘉瑩（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）回國講學，在淡江大學講「歌詞之詞的審美特質」、「詩化之詞的審美特質」、「賦化之詞的審美特質」，主題雖是古典詩詞，但葉氏長期在西方，能運用符號學及詮釋學的觀念處理中國詩詞的意境，方法上亦非常現代而親切。

在學界中見到融匯的能力，在民間活動上，卻呈現活潑化、多元化與生活化。我們欣見台灣現代詩壇自各種曾有過的激烈論爭中，慢慢走出一條穩健而建設性的路。本年詩活動中，值得一提的是「詩人特區」，它的前身是「詩的星期五」（每月第一個星期五在「誠品」敦南店舉行），以前由洛夫主持，多靜態性詩人對話及朗誦，但已建立一個良好的詩與社會互動之基礎。「詩人特區」

轉交管管及楊平策劃，每一個月延伸的領域都不一樣，且能將聲、光、色、藝會於一爐，更難得是老、中、青三代詩人都陸續出現。「特區」雖以《創世紀》詩人為骨幹，但廣邀其它詩社主導，例如《台灣詩學》主持「詩與茶」的對話（十一月）、《笠》詩社主持「斗笠下的熱情」（翌年二月）。輔大的「死詩人社」主持一場別開生面的「死詩人祭」（九月）。在六月，有一場《雙子星》詩刊的頒獎典禮，文大文藝組學生將得獎詩作編成劇演出，用年輕的身體詮釋前衛的詩風，特別動人。「特區」活動主題尚有「詩與歌的對話」（七月）、「劇場中的詩意識」（十月）、「網路、詩界、未來」（十二月）、「禪詩中的現代精神」（翌年一月）等。要注意的是這並非一場場學術的演講。「誠品」敦南店一樓人來人往，詩在這東區的焦點中心變成劇、變成舞、變成歌；配合音樂、配合朗誦、有時有茶師泡茶，有時有人禪坐；詩人自由地在這兒討論、爭論、嘻笑怒罵、走來走去。雖說詩是貴族，詩人是社會的良知，但幾句詩行賺不了什麼稿費，更不能如畫可賣高價，當代的詩也不受大學的中文系重視；這種無名、無利甚至賠本的行業，卻不斷有人參與，當星期五晚上，誠品店聚集了一群怪人，無疑，「詩人特區」為台北市營造了一個可觀的風景。（註①）

五月，是一個與外國交往頻繁的季節。先是韓國女詩人金良植到訪，並由創世紀出版其第一本中文詩集《初黃金良植詩選》。同時，美國詩人孔柏格(David

Cornberg) 亦來台，除商量杜十三作品在美國出版事宜外，他自己的著作《狼》亦被譯成中文，並著手與李泰祥討論改編成歌劇。另又有由文建會策劃，在義大利翁比瑞亞文化中心舉行的一個詩人活動，名「台灣與歐洲當代詩人、翻譯家會談」，一連七天，有來自法、英、義大利文學家參加。台灣詩人出席者有鄭愁予、張錯、焦桐、李魁賢、許悔之，並有自巴黎來的楊煉與高行健等。可惜此次活動，未見任何詩刊作深度報導，亦不知此次活動有否帶出新的譯詩計劃。這令人想及同性質的，本年一月在香港舉行的「國際詩歌節」，台灣的代表詩人是商禽；另有中國大陸的北島、歐陽江河；香港詩人梁秉鈞、黃燦然等；餘則為來自德國、非洲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捷克等代表。此詩壇盛事在六月份出版的香港詩刊《呼吸》有深入介紹，並記錄了各國詩人的詩理念。更為難得者是馬上商約到各人的翻譯版權，並進行選詩譯詩。在詩刊內有一系列代表作，譯筆與選材水準均極高。

自《台灣詩學》成立之初（一九九三年），有過一系列「大陸的台灣詩學」的反省外，兩岸詩學觀點不同之爭論，便沉寂多時。甚麼時候，我們可以有一個「台灣的大陸詩學」這術語，而引致大陸整片土地的騷動、討論及爭議呢？這本來可以是政府的工作（因牽涉大量的人力物力），但幸而台灣詩人還不致那樣被動。詩人兼詩評家身分的黃粱，在本年七月起，向中國大陸各地發出三百封徵稿函，公開徵選九本詩集，截稿日期至一九九八

年二月。據云共收來件一百四十一份，然則在這百多位投稿者內精選九人，實是一項極龐大費神之工作。黃梁自創立青銅社，要選編一套《大陸先鋒詩叢》（後蒙唐山出版社，撥資代為出版）。他不屬任何團體，亦無任何薪酬，而立志做此樁肯定無利可圖的事，驚動了東南西北各地的大陸詩人。其訂立選稿原則有三：一、精神內涵與時代氣息呼應緊密者；二、語言風格深具個性富有漢語文化特徵者；三、在現代漢詩發展歷史中不易定位的邊緣者。初次圈定，入選詩人為：朱文、海上、馬永波、余怒、周倫佑、虹影、于堅、孟浪、柏樺。九本詩集之後，第十本是各詩人的詩論一篇，再加黃梁之總論，《詩叢》預定一九九八年底出版。相信「台灣的大陸詩學」這內涵，已漸趨成型，而必將引起對岸的注目。

台灣詩壇，是否有條件邁向一個國際的角色？除了與外國詩人互動，對中國大陸發言外，「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」的成立，至少在硬體設備上，為這「國際身分」舖下一條大路。它在本年四月正式出現，由文建會支持，杜十三、侯吉諒、須文蔚籌劃。他們向百多位詩人發出邀函，完成詩人資料庫，有照片、代表詩作及聲音朗誦等。並提供當期的詩刊（《台灣詩學》、《創世紀》、《笠》、《葡萄園》等）所刊載的作品，以及最新詩集、詩評等資訊。可在網路上向擔任現代詩教室的主持人發問，也可投稿。另亦設「妙繆廟」多媒體詩創作區。此「詩路」的網址是：<http://show.nccu.edu.tw/~poem>。無獨有

偶，對於古典詩「倚聲填詞」、「依韻入詩」的檢索系統，亦經羅鳳珠（元智工學院教師）研究成功，從本年起大家可在網路上作詩填詞，羅氏並完成「全唐詩網路系統」、「唐宋名家詞系統」等，其站名是「網路展書讀」，網址是<http://chiterae.winner.yzit.edu.tw/planning/literae/home.htm>。

去年林耀德猝然離去，詩壇的波盪尚未平息。今年一月尚有「林耀德與新世代作家研討會」，連續三日在台灣師大綜合大樓舉行，但想不到一九九七年，有連串的詩人辭世。計有宋淇（著有《林以亮詩話》）、徐遲（三十年代詩人，與戴望舒同編《新詩》雜誌）、李春生（《海鷗》詩刊總編輯）、曹開（首創數學詩寫作，去世前曾籌設世界首座數學詩紀念館）。此外，在十月十日，離我們而去的尚有《現代詩》社長梅新，他亦是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，享年六十歲。著有詩集《再生的樹》、《椅子》、《家鄉的女人》等。十二月廿五日，由多個詩壇團體（包括藍星詩社、現代詩社、創世紀詩社）組成「梅新追思會」，假中國文藝協會舉行，發表最後兩本遺著：詩集《履歷表》、詩評集《魚川讀詩》，以及詩文好友合著的紀念專集《他站成一株永恆的梅》。封德屏在《文訊》發表的〈梅新小傳〉中記錄：

梅新於民國四十四年開始發表詩作。四十五年加入現代派，與紀弦、鄭愁予、商禽、林泠等人一起

爲現代詩奮鬥；民國七十一年《現代詩》在梅新提議下重新復刊，他同時擔任發行人、社長、主編等職，培植新一代詩人陳克華、零雨、鴻鴻、莊裕安等。他的詩風，自《再生的樹》、《椅子》兩本詩集後，即刻意追求詩的明朗性和語體化，詩意象鮮明，善於處理周遭生活題材，更勇於嘗試難以入詩的事物。

「現代派」是詩壇最元老級的組織，而《現代詩》復刊後，在梅新策劃下，卻率先爲元老級詩刊年輕化。無論排版、封面，及詩作取材上，十多年來，《現代詩》一直爲年輕人喜愛，而它又是如此歷史悠久。我們想到四、五年前《現代詩》多次在誠品開的詩劇嘉年華會，四處鑽動都是青春的臉，這些場面，能不令人懷念梅新。梅新離去，但他種下的根，不斷蔓延到別處，且紛紛開花結果。一九九七年的台灣詩壇，可說是年青人慢慢擠過來的年代。先是上述的《雙子星》詩獎，最突出部份，評審人都是新一代，如顏艾琳、劉季陵、林群盛、王聰威等。選出來的作品，便消掉兩大報系「主題考慮」的包袱感，得獎者的語言，若忽被好大的風雨洗刷過，連各評審者的發言，都新淨得令人眼睛一亮。接著，《創世紀》在七月辦「青年詩人創世紀論文會」，邀請新世代的陳大爲、楊宗翰、丁威仁發表論文。另請中生代的黃梁撰文，他提出語言意識與詩人意識二準則，品評新世代的文本。尙見

文大文藝組三年級的楊宗翰，寫〈羊皮紙上的狼群〉，反思台灣當代的詩評，其論文書寫連形式上都自創一格，極富挑戰性與實驗性。年齡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的詩創作者，忽然間作品被評論，甚至加入評論行列，反省詩壇的問題；更而參與評審，製造新的形象。

一九九七年，充滿了新浪潮的激盪。九月由《文訊》主辦的「青年文學會議」，假震旦大樓會議室舉行，規模更大。須文蔚發表「X世代的現代詩人與現代詩」、黃梁〈新世代躍登文壇的管道分析〉、中央大學中研所碩士班吳明益寫〈大專院校校園文學獎初探〉，光聽題目，就知道必然引發多樣的爭議。三篇論文外另有多位座談發言者如楊宗翰、薛懷琦、丁威仁等新世代詩人。會場座無虛席，唇槍舌戰，連主持者幾乎招架不住。議題的激烈性、發言的率直裸露，每一次都是火爆的青春。

十二月份的《現代詩》，又有一個爲新生代而設的專題，出現了楊久穎、代橘、吳菀菱、林岸這些年青的詩名，黃梁又爲他們撰文〈台灣當代詩的新版塊〉。年青人天然地有著血氣，而詩是少不了血氣的。當然，詩的天地，又何止如此？這期的《現代詩》也同時出現梅新社長逝世的專輯，封面有他的照片：扶欄望遠，坦然燦爛的笑容。兩個專輯同在一起，台灣現代詩之路宛然可見。

二、創作狀態（註②）

去年張默的年鑑詩評中有云：「檢視

全年報紙副刊、文藝期刊、同仁詩刊計三十餘種，發表詩創作總量約在五千首左右，而出版的個人詩集單行本也有五十餘種，另有詩選及詩評集約十種。果真台灣新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茁壯起來的。」

今年數了一數，連個人專集的出版竟也與去年數字大同小異。就是說，台灣在一個穩定正常狀態下，一年產量五、六十本詩集，五千餘首詩是一個基本數。以台灣小小人口計，這不能不算一個驚人的數字。換個角度看，我們的評論家堪稱比例嗎？十年內，台灣就生產五、六百本詩集，我們大學的中文系，將如何對應這樣的一個事實？

在各類文學期刊中，《聯合文學》的

選詩偏向於長篇巨製，每一篇幾乎都是組詩。如陳克華〈新詩心經〉，將《心經》的句子用詩詮釋，簡直是一本詩集那樣多；又如舒婷〈都市變奏〉，寫二十四節氣；鄭單衣〈夏天的翅膀〉長達二百多行。衆同仁詩刊裡，《現代詩》的語言實驗性水準較穩。緊追而來的是《雙子星》，雖然只出兩期，但一期是《雙子星》詩獎，挖出了余怒、葉匡政、洪正壹、魯鳴等人的風格，一新耳目。另一期「網路詩專輯」，更第一次將網路詩匯入一般的詩刊文字中，我們馬上見到，這確然是另一個領域，另一種思維的文化。光看網友們用的筆名如：郎中、莫札特、布靈奇、Wolf、茶觀、鯨向海、Lute、Palimpsest、



「台灣日日詩」專欄 台灣日報副刊於1997年整年持續「台灣日詩」專欄，一年內共發表362天的詩。

咪咪、水念、鐵匠、九九、米羅・卡索、CC……。這些名字，甚至完全跳出中文的限制，台灣真的快擁有自己的語言乎？再他們作品題目：〈時光隧道被你的名字〉、〈在十四行時戛然而止〉、〈趕在歲月也用盡之前〉、〈阿富汗第拋棄森林〉、〈十次的十次方的十的〉、〈一天天藍〉、〈眼底下的孤愁是你遺失的初醫〉……。不小心以為抄錯印漏了某字，但這豈不宣洩著一種潛藏底流的台灣式感性，它們在無人管制下，在網友螢幕的喃喃對白裡慢慢終於傾巢而出？一如署名網中客的一份宣言〈孤獨依舊而問題繼續存在〉：

是的，我們再也不必依賴印刷紙上的知識，它們有的，這裡一定會有！我們再也不需要一味的被傳統發表管道所機制：創作時的秘密喜悅和攤開在陽光下的窩心感覺，再也不會被長久的等待、半隱形的黑手，或嚴酷的市場機器所扭曲、扼殺，或者，經過多重權力場域的運作，在獎、在出版、在暢銷書、在排行榜、在慾望湧動之際，使自己提早被體制收編，被社會改造，成為面目模糊、語言乏味的複製人一部份
.....

所有印刷出來的語言編輯們，見到這樣的投訴，或許最困難的，是思考如何透過重重文字之網，意識到自己身上複製人的成分！當我們回看報紙副刊的詩，不得不承認那位網中客的若干真理。編者們固

然別有苦衷，既要面對老闆，又將面對廣大的群眾，這些詩語言狀態是各方均衡拉扯下的結果，然則這也是台灣族群共同蒸熬而出的語言。值得一提的是《台灣日報》，開一個「台灣日日詩」專欄，登足三六二天的詩（扣掉年初一到初三），如此，讀者們無論如何每天也需碰一碰「詩」這類奇怪的字，好歹也達到一定潛移默化之效果。

詩人那一位產量最多呢？張默去年說是陳克華，見諸報刊約四十首以上，可是今年仍然要選上他。他的影子遍佈各詩刊、期刊、副刊，大小不拘，而且一年出四本詩集：《美麗深邃的亞細亞》、《別愛陌生人》、《星球紀事》、《新詩心經》。他的題材，從陰道陽具的寫真而至心經，企圖穿透色慾之極叩問空境，意旨宏闊。相較下，在報紙上發表的詩較抒情而生活化，例如〈父親節寫給父親〉（中時）、〈失去主題的無標題作品〉、〈此生樊籠〉（台灣日報），甚至〈在無法決定領帶的那一個早晨〉，他也可以寫成一首詩：

.....
分辨在這炬光昏昏的早晨
對於未來我如嬰兒之於一生
對於一日我如一條未繫之領帶
靜靜垂掛，等待，欲言又止—
雖然，我的花色早已被決定
.....

從長篇巨製至隨手揮灑，陳克華通過巨大企圖的探險，終將詩訓練得隨時噓氣

而出，各種報刊，隔幾天就見到他的名字。林燿德離去後，詩壇空曠了一大塊，陳克華似急欲要填滿這空曠。

元老級詩人中，洛夫的出現率較多。他移居加拿大後，寫出一系列冷的作品如：〈初雪〉、〈攝氏零下十度的詩句〉、〈大冰河〉、〈有關火的傳說〉。寒冷的空氣將他的鄉愁與歷練凝成一堆堆巖礫的冰塊？如〈大冰河〉第一首：

.....

大冰河
一種無解的符咒
抵達之前
諸多重大而不潔的事件
都必須在
一尾鯨躍出水面的那一頃刻
遺忘
讓我們專注地
向它移近，靠攏
或遠離
我們確實見證到
它被磔轢為一淌水
為它唱的輓歌裡
飄有血絲

洛夫一貫褶疊式的語言經受冰封，更形成了一種奇異的風景，令人感到，他離得愈遠，台灣的種種似更種到核心部份裡去。短短的篇幅要描述各人創作狀況，是不得體的。在此只希望列出的選目，能多少勾勒這一年詩作的大致輪廓、一些經常

出現的名字、一些值得記下的名字。前部份詩壇大事選述，我們希望盡量包羅，好讓有價值的活動持續成為歷史。但創作的描繪則不宜太多，以留下大片空白，讓讀者直接進入，詩心間的印證，是極為秘密的。最後，且引鴻鴻〈我渴望的詩〉中幾句話以傳遞出這一年裡紛繁活動的深意——

我渴望的詩比對你的渴望更深
比吻更深，比死亡更親密
比久違了的哭泣
更引起我的鄉愁.....
比我的渴望更深的是那輛載著渴望
的車子
在路上，漫無目的穿行
所有的路標都背著臉
一首接一首的音樂都不知名
直到耗光了油，水，全部虛幻的意
志
它仍在前進倒退，空轉奔馳

註釋：

- ①一九九八年四月後，誠品要徵收場地費，「詩人特區」將停止，故寫時有不盡的惋惜。
- ②這部份主要反映在本年度「新詩選目」上，這批選目，邀請文化大學文藝組黃同弘、張梅芳、施靜宜三位同學先做初步閱讀做第一輪的篩選，特此致謝。